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五

寂園雜記云僧智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善終者十二三

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斡得幾許事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朝廷於諸大臣有飾終之典易名錫諡極其優

矣古者凡定謚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謚議有不合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名浮於實其人或有未善則若荒若煬皆所不諱唐宋以來此恒典也　我朝稍變其制大率禮部定謚而閣下看詳施行　列聖亦皆慎重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李文達賢錢文通溥劉文和珝汪榮和鋐皆彷彿其素不過於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獨於此不甚加意故一時之謚不無踰濫　今上登極凡　先朝大

臣未有謚者皆賜謚如王陽明之謚文成楊石
齋之謚文忠可爲至當昔張良謚文成孔子亦
加大成陽明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
在社稷安得不謂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
哉盖由當事者識見卓絶一出於至公故也
國初承宋元之後諸公皆講學然人人有物議
獨薛文清王陽明二公雖使之從祀廟廷可無
愧色

永樂已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

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日聊爲賢母懽此眞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有者

王忠肅翺嘗至東閤議事有一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竪談笑公望見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臣子嬉笑處耶乃知前輩讀書眞有身體力行

之意且屬官有過即以直言相正皆非近時所有也

鄒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觧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既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

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
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
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
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己酉御史
湯鼐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
郎彭公韶辭疾不判案始獲免卒以謫死時年
二十六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蒼梧吳獻臣
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徧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籓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𡵉獻臣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號午門前一月謫戍瑾誅起官爲松江同知後嘉靖初歷官至都御史廵撫南直隸余小時初入學適值公行部至松嘗一望見其顔色其人軀幹短小黒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儳然一山猴也察院中常

畜小鷄自種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灌汲雖徒衆盈庭即棄之入内俄頃而出人以爲痴然政體清嚴人莫敢犯且博極群書至孔廟行香講書畢問諸生五眼鷄三脚猫故事諸生無以應者文辥子粹言胡子粹言分賜諸生與今之俗吏迥然不同

吳獻臣號東湖爲松江同知時適劉德滋琬爲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故事太守升堂後各佐貳官散至公館或私衙中理事此舊規也獻

臣獨不去即側坐於府堂上凡太守舉動有不當者即正言不避性復多氣有時與太守燕居輙捫一虱置卓上周圍以唾作一大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裡去其剛傲凌物如此此是余先公爲糧長在府縣中衹應蓋親聞見之

廬陵孫先生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後以御史提督南畿學校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

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豪試見錄而赴舉者提學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大門而還

南園漫錄曰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遲𨔵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我不能擔怨公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

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黃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宜　孝廟之重之也余謂弘治當人才極盛之時然吏部尚不肯擔怨今日之事文何待言

王端毅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

錄其詞而焚香禮之

王端毅巡撫雲南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夷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南園漫錄曰王端毅爲吏書時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輙曰贄儀贄儀而不

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無異議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口也余見先後爲吏書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如此亦亦各自知也

南園漫録曰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書鈞州馬公爲兵書同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巳敬德如此

南園漫録云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鍭以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鍭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予勸鍭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𥌓不黨今

堂平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鎍送刑部又丁寧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召予引官面問曰鎍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予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秦誓言大臣一無他伎但休休有容

人之有伎若已有之遂能保我子孫黎民則大
臣愛才豈細故哉若端毅公者非但近代之所
絶無雖古人亦以爲難矣以余所見近來唯顧
東橋馬西玄二公見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
即稱譽不絶口誠有若已有之之意夏鍭天台
人號赤城王石梁先生鄉人也石梁甚重之嘗
憶得石梁舉其七言律二句云雙禽自卧青苔
巷一杖驚飛翠竹墻此詩亦失之尖新似南宋
人語惟詠麻姑酒二句云紫泥四尺高於軀使

我未飲先愁無願迭蕩可誦大率是有才者端毅公愛惜而成全之如此惜東橋西玄不曾當事未得行其意耳二百年來宰相唯楊東里李西涯肯薦士故二公之賢聲特著亦是百世不朽之業也嚴介溪爲南宗伯時余嘗見之其謙虛愛才之意僾然可掬及在政府但以言語誘人未曾看實舉行或者其奪於小相歟昔秦檜當國其子秦熺用事當時稱爲小相大抵骨肉情深恩能掩義若不以義自克能不奪於小相

者鮮矣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
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
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斤也故每
過輙面城墻而行盖愧之也時耿方代王爲冢
宰而心服其賢如此余謂此特端毅公之一節
亦其最小者耳然觀人正當於其小者盖其打
點不到處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嚴耿公之
服善皆前輩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公者寧不

群詆而訕笑之耶

張南園云華容劉東山爲兵書時極意薦才時張綵爲稽勳員外欲求越次之舉適值北虜火篩張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余素知綵姦險無學貪財好色其談兵亦妄也頗不謂然東山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余言就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亦不可任劉不懌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爲吏書吳郡王公鏊爲吏侍靈寶許公進初爲兵書焦

亦才綵王許固不可乃止後綵附劉瑾起爲文選郎中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竟以瑾事伏誅忠宣爲張綵所欺固是一時之誤然其言曰吾無才豪此故急於取才故是萬世之利也張曲江猶爲安祿山所誤於公也何尤

劉吉丁外艱　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脩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屢科道言之乃傾

身阿結昏夜欵門漸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
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書舉用廢滯吉特爲奏
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琢部屬員外郎林
俟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衆自
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雹發自天
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修省
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
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
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

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劒腹賈似
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
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吳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吳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
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
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
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
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

花以其耐彈世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諧者吉奏凡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俟萌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　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咦綿花去矣昇彝被召擢少詹事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

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　武宗南廵此三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羅一峯之高風大節昭如日星獨張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故表而著之

四友齋叢説卷之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六

我朝　列聖培養賢才輩出當　憲　孝二朝名臣極多一時如王端毅馬端肅彭幸庵諸公皆有物論獨薛文清劉忠宣章文懿三公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

倪文毅公岳弘治中爲冢宰極有風力諸司畏奉之恐後自南轉北假一錦衣官之宅以居以

價償之堅不肯受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時在淮上者張簡肅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宜奉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倪大悔沮

吳少君名孺子能詩無營無欲一蕭然物外人也是蘭溪人其言章楓山唐漁石方寒溪之事甚詳楓山祖居渡濱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

者必啗飯雖雞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
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
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
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
山終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
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
竟哭於斯斯別無營搆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
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

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
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
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常缺米則
以麥屑置粥飯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歲貢生
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影子飯後
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
親見之

章文懿移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
攝一罪犯經文懿門前過逕走入文懿家從天

福山遂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中尋索差人直進文懿臥房內尋不見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趕而去文懿與夫人略不動於色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吳少君言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藉而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時只蔬食盖文

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為有則吃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今士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求不已夫人於稟受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中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為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

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
宜中之神以橫非耗蠹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
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疎財
以彌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疎財也
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
獨昧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嘆哉
吳少君曰蘭溪人言我金華深山中此等人甚
多恐章文懿亦未足爲異余語之曰君所謂知
其一不知其二也夫豈謂今世無此輩人盖人

生之初其本來面目無不如此但一讀書知事涉於世網富貴之心一動其中則無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髮無復存矣故山中時有此等人君試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幾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貴耳

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

做一塲買賣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王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轎屏去隊伍而行盖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贓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曰無奈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

言之益見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濶於拘檢故楊遂庵石齋張羅峯物議甚多如王晉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玉峯希周狀元登第爲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諭意於玉峯玉峯不聽但以已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合從公再考玉峯即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

部職業唯考察一事最爲重大故臣自到任以
來即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
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時所訪者又
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即罷臣別委一賢
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即辭官去余昔
在衡山齋中適王峯來訪衡山余在屏後竊窺
之見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蹜蹜如有循盖恂恂
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
者固有勇哉

衡山常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王峯混然一純德人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吳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

來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蘇州有箇沈石田茫無所對甕庵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求樂就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試者近年數多

宜加精選方升國學盖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已丑進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貲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

程克勤平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忝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運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許仲貽穀言東橋在承天督工時嘗以事至京介老設燕待之是日許適至介老家介老語許日今日請東橋無人可陪席子是其門生可在此一坐俄而東橋至介老南面設一席在堂之中北面設一席在堂之左偏側設一席東橋畧

不請主人遷席相對既入坐東橋㷊酒冷不堪飲主人命取熱酒酒至東橋又㷊太熱指顧揮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執禮愈恭一則能篤於下賢一則能不怵於貴勢當時盖兩賢之

南京顧横涇璟字英玉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部武庫郎中格去徐東園錦衣衛帶衘之俸有一兵官緣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横涇重加譴責立正其罪在官清嚴之極豪髮無所私其先

家業亦厚有槽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
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飯水飯糜粥之
類無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
以憂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樓扁
寒松齋訓家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厓是其同年
爲南京禮部尚書拆毀無名庵觀憐其貧以廢
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有時絕糧東橋賙以
斗斛亦不肯受東橋日有燕席絕足不往有隣
家二老人其小時朋友也隔數日則召之來畧

備蹤敵三人相對盡三四壜而去

今言中載萬治齋勘處湖廣山夷既甚得夷人情狀可著令甲以爲南方用兵者之戒

今言論崔後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議之余謂後渠淳朴天至終瑕不掩瑜若浚川唐神仙一事誠鳳德之衰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者

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

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艱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

何爲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

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父某年來朝受

某賜某某年又受某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

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

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　英

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耶後

史何以載郄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後郤曰習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譯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别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毋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
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
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
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阿丑乃鍾鼓司裝戲者頗機警善諧謔亦優旃
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　上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
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得一人問

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㝡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而已若 憲宗因此稍加釐正則於 朝政大有所補正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則滑稽其可少哉惜乎 憲廟但付之一哂而已若在今日則胡塗亦無用處唯佻狡躁競者乃得進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七

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

函平日諸勳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今日爾今以七十二縣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爲　朝廷之辱耶

倭賊既殺敗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醉此農家與顧彭山太常庄隣並其庄上人親見之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遁跡匿影唯恐

不容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而為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甘於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刼常州傳言欲窺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陽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陽須築一堅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陽有城賊人攻丹陽城不下必

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陽兵之躡其後也苟不得丹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丹陽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擣其中此之謂腹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遥爲南京聲援譬如倭子越嘉興而至蘇州使蘇州兵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擣之則豈能如此得志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與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衝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爲無事矣若但如此則丹陽雖有

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謀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曾無一人及此者可歎可歎

倭寇既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今參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某處可以屯兵某處可

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某將官豫先提兵扎營於某處拒敵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為主彼為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謂廟勝者蓋不越此令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與合戰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忽與虎遇苟

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後知耶公當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備何太監余謝山田合即何太監舊庄也何云公庄上楊樹何蕭疎若此余云公無事不出城何由見之何云前日與諸公看埋伏耳夫既謂之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其

處豈可題言於衆曰吾往尋設伏處耶謂之機
務恐不如此
張蒙溪在參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營後
遂啓賁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江樓等處
所費動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有事實分毫無
補於　朝廷無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勢與各
營壘刻一石碑以傳中間刻城南十二伏城東
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荊石以一本見遺
余語荊石曰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

唐太宗征高麗命元萬頃爲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鴨綠之險之語高麗即移兵守鴨綠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謂之曰伏當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當即白之亟毀其石無貽有識者之誚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豈屢謝增飾之意蓋有餘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餘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歲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爲巢穴

屯扎將一年本地方刼掠既盡後往嘉興湖州
刼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復歸府縣聞之即遣人
縱火而三家百年營搆盡付烈焰矣初報至南
都合弟頗不平余意色恬然蓋此宅既爲倭寇
所據已非我之所有若燒去房室彼不能駐足
必往他處則此處田土尚有人耕種不然則方
將安居樂業於此而居民遠避田卒汚萊寧有
窮已時耶顧不如燒之爲愈但當事諸公不能
燒於倭賊方在之時而乃燒於倭賊既去之後

此則深爲可忿耳

陸五臺從總督幕中回余問之曰倭賊之在柘林與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云皆無之余以爲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在二里外但鳴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豈有賊住在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

但欲白日與之較力幾何其不敗衂也哉
張半洲爲總督時余嘗條列數事時選部屬爲贊畫儀制郎中盛南橋亦在選中[illegible]條列中有肅威刑一事曰總督受命出師 朝廷給與旗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令逗撓軍機與臨陣畏縮未聞有斬一人以狥者如此而欲致勝難矣盛郎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輩殺人耶殊不知殺一人乃所以全千萬人也今獨惜敗殘數十卒而不念東南被殺者數千萬人此數千萬人獨

非民命乎可歎可歎

陸五臺自贊畫幕中返南都余戲之曰公平昔論兵智畧幅輳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公初不令吾輩畫策余問然則要公輩何用曰終日只理會各處文移耳昔日李文饒因維州之事造籌邊樓終日上樓計筭敵人無論用兵即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枙頭也計筭此對頭喫飯也計筭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閑事況用兵乃　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

亡所係豈有不專心計筭敵人而終日理會文移哉文移縱理會得甚詳客亦何益於勝敗之數則無怪乎總制諸公債事之接踵也
今世將官皆受制於總督無論賞罰雖出師之期亦必請命而行此甚無謂蓋用兵機宜在於呼吸之間正須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適至則彼之氣先奪矣夫然後可以制勝今必請之總督請之巡按請之兵備我未及發而彼先知已自有備況正合機宜而或相沮撓秉令

機宜而或加督促則我之氣已奪雖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難矣開　祖宗朝遣大將提兵則設一都御史與之督糧不與兵事此甚得任將之道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雖在長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楊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　朝廷所

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畧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筭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帶管操江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軍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

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　祖宗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詳後　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兵部推奸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子頗重多方阻之其議遂寢

夫以長江之勢言之荊門爲之首狼山爲之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觀古來

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陽
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荆州將
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由夷陵荆門
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
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
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
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
也由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
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公

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自歐陽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　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曰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者是也今雖以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

不利焉之慮耶夫畱都　祖宗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況隔岸即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糉宋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調今廣中之寇頗爲猖獗倘或派刼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間耳萬一稍侵餉道能不遺當宁南顧之憂耶然　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爲江上設備者蓋以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

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況元之遺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遂畧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効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難作　成祖既靖内難即徙都於燕又將拓定三邊經制宜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爲門庭之衛視南方之事爲稍緩矣況天下當　二祖創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懾服罔敢干紀故承平以至於今　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葢操

江須假以重權於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真若以爲去上流稍遠則或於九江安慶諸處其究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稍展其效而江上有事 朝廷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況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

背分爲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　祖宗根本之重　朝廷饋餉之急頓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不足爲社稷至計聊書之以備採擇耳

叢說卷之十一